

小满枇杷半坡黄

□袁秋茜

初夏的风，徐徐吹来，小满的脚步悄然而至。此时，枇杷黄熟燕低飞，万物始茂，盈而未满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
人在城市中，心随时节走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记载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，是节气，也是智慧。我吹着微风，静静地望着不远处的一棵枇杷树。柔和的阳光在树梢间跳跃，黄澄澄的枇杷如铃铛般挂满枝头，风吹摇曳，耀眼夺目，甚是诱人。

看着硕果累累的枇杷树，我不禁想到了宋代诗人戴敏的一句诗：“东园载酒西园醉，摘尽枇杷一树金。”在这风和日丽的天气里，若是能像诗人一样，邀几位好友，一起喝酒游园，尝尝香甜的枇杷，那可真是

是人生乐事呀。虽然我没有和朋友载酒游园的经历，但我拥有和母亲一起摘枇杷的美好记忆，那亦是我生命中的一份珍贵。

在我年少时，鸟儿衔来一粒枇杷种子，掉落在母亲的田地里。经过几场甘霖之后，种子发芽，长出了枝和叶。母亲在除草时发现了枇杷苗，惊喜万分，小心翼翼地将它移植到水井旁。她带着我给小小的枇杷树浇水，盼望着它茁壮成长，开花结果。没几年，枇杷树亭亭如盖，秋孕冬花，春实夏熟，让每一季都有了不同的欢喜。

每当树上的枇杷开始变黄，我就会日日仰头去看，有时候心急，枇杷只黄了半

边，我便伸手去摘了下来。然而急切地摘下来的枇杷，吃进嘴里酸涩无比，我止不住地皱眉头。母亲扛着锄头从玉米地里回来，看见我的神情就知道我摘了未熟的枇杷吃，免不了说我几句。“你这丫头，总是心急，没熟的枇杷酸得很，莫要去摘呀。再等几天，等小满过后，枇杷就全黄了，那时候吃起来会甜进心里去的……”母亲压着井水，一边洗着锄头上的泥巴，一边意味深长地说道。

我双手撑着脑袋，若有所思，一转身跑进厨房，拿下挂在墙上的日历本，翻看着小满是哪一天。我用红笔将小满那一天圈出来，每日积极地撕去旧日历，掀开新日历，等待着小满的到来，亦等待着枇

杷成熟。母亲没有管束我，只是淡淡地笑着，轻声说道：“枇杷黄后杨梅紫，正是农家小满天。世间万物，自有它的规律，我们要做的是顺应自然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”

“黄了黄了！枇杷能摘咯！”我望着满树金黄的枇杷，激动地大声呼喊。母亲笑盈盈地将树上的枇杷摘下来，放进篮子里，嘱咐我送给奶奶和邻居婶婶们。她说，庄稼人种地辛苦，将枇杷分送出去，大家都能尝到枇杷的甜，彼此都会有好心情。当我送完枇杷回来，母亲已经用井水将枇杷洗净，她满目疼爱地递给我一颗饱满的枇杷，笑着说：“尝一下这颗，保准又甜又多汁！”我剥开枇杷薄薄的外皮，嫩黄色的果肉露了出来，透着一股淡淡的

清香，让我垂涎欲滴。我迫不及待地吃进嘴里，甜津津的汁水溢满口腔，顺着喉咙流了下去，整个人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一瞬间，我觉得之前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意义。

我和母亲坐在树荫下，吹着凉风，吃着清甜的枇杷，望着远处的麦田，怡然自得。麦子将熟未熟，收获在望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感慨：小满未满，不早不晚，真好啊！麦穗会继续饱满，果子会日日长大，我们有所期盼，日子终会迎来圆满。

此刻的我，回味的不仅仅是枇杷的香甜，更是故里悠长的生活智慧，像枇杷一样灿烂着我往后的岁月……

端午话龙舟

□钱坤忠

吃粽子、赛龙舟、佩香囊、悬艾草都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习俗。其中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要活动之一，也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体育赛事。在我国许多地区，尤其在南方沿海和河网流域城市，每年端午节都会举行盛大的龙舟赛。

尽管很多人对于龙舟的认识都源自屈原与汨罗江的动人故事，其实悠远的龙舟文化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年代。闻一多先生曾在《端午考》中指出，端午节的起源很可能是古代对龙图腾的祭祀活动，华夏民族素来对龙的崇拜，中国人好龙、敬龙、爱龙，自称是“龙”的传人。龙文化以灯笼、龙舞、龙舟、龙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在民间传承了数千年，精彩纷呈。源远流长的龙舟文化在历经数千年的时光之后，不但没有消亡，反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一项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。

在普陀区梦清园的苏州河畔，突堤式码头伸向河中，每年端午节人们聚在这里，锣鼓喧天，举行龙舟比赛，纪念屈原，共庆佳节。有时我站在中远两湾城，目睹这一节日盛况。河岸上人头攒动，苏州河上热闹非凡。两岸挤满了看龙舟赛的人们。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封在《竞渡歌》中所描写的那样“鼓声三下红旗开，两龙跃出浮水来”。只见那船头的舵手，领导全船划手同步划桨，口号嘹亮，齐心协力，默契配合，划出了威风，划出了文明。那飞溅的浪花，生猛的龙舟，激越的鼓声和人们的欢呼呐喊声，震耳欲聋。河面绽放的朵朵水花，荡漾在我心中。

龙舟赛是一种民俗，更是一种文化。在与龙舟相关的各种文化遗产中，热闹激烈的龙舟赛算得上是百姓最喜爱的一种活动了，更似乎成了苏河文化的一部分。每次龙舟比赛，总能听到鼓声咚咚，桨声哗哗，交织成一首壮美的交响曲；也总能看到龙舟犹如一条条在水面上疾驶的蛟龙，一艘艘龙舟如箭一般划过，在苏州河上留下一串串波澜。龙是中华的，也是世界的。龙舟跟随华人走向世界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窗口。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许许多多龙舟爱好者，有100多个国家开展龙舟运动，“扒龙舟”活动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

兄弟(国画) □汪泽鸿

一棵树的重量

□韩雨薇

一场春雨过后，我们在植树节种下的樱花树已是落樱缤纷。这棵树原本是为纪念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栽种的。那一刻，我触摸着它光滑的枝干，感受到了大家的期盼，也希望它能长成枝繁叶茂更好的样子。

千百年来，人们总是寄情于山水之间，寓情于景，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寄托点。事实上，不少文人墨客的笔下也都有对树的构思，它们将思绪融进了树中，让树脱离了物理效应，更添一道重量。

会是怎样一种重量呢？我想应该是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，她说：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”这黄昏中的梧桐，被绵绵细雨所湿润，秋叶落下平添一份凄凉，令人感到一阵伤怀。不过寥寥几笔，那寄托在梧桐中的愁思啊，却在顷刻之间扑面而来。

还有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，他这样写道：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这棵树由他的妻子去世那年亲手种下，现如今已绿荫如盖，郁郁葱葱，这树也饱含着对妻子的思念，让人读来不免有种浓郁的悲痛之感。

我将目光再看向现代文学，白先勇在《树犹如此》中提到两棵柏树，“剩下的那

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，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，缺口当中，映着湛湛青空，悠悠白云，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。”这树是恋人种下的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当中很高的柏树已然倒下，这道裂痕不仅是环境中的，更是他心头上的，他看着院子里都是恋人侍弄的花草树木，感叹道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，这树承接了对恋人的思念，久久无法释怀。

更有史铁生的《合欢树》，那树是他母亲种植的，一年又一年，母亲侍弄这树，等到合欢树真的长成大树，母亲也已去世了，这合欢树花开花落，史铁生的心绪也跟着起承转合，他摇着轮椅静静地看着这树，也终于读懂了母亲沉甸甸的爱意。

思绪飘扬，我还想起了那年参观渣滓洞的情景。那天，导游指着一棵树说，这是小萝卜头当年种下的那棵树苗。顿时，我的泪水盈满了眼眶。这棵树，承载着无数烈士的心血。

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种着一棵树，在静静地扎根发芽，那树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情感，是多么有重量。此时，我望着那棵被我们栽种的满载爱意的树，不禁溢出幸福的感觉，因为那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又一抹印记……

那年打麦场上的笑声

□韩红军

毕。大家将麦子拨到一起，用草绳捆成麦垛，中间空出一片地，便是我们的打麦场。

故乡的老井静静地伫立在村口，那凉爽甘甜的井水滋养了几代人。村口边的苦楝树开着淡紫色的花朵，散发着独特的香气，人们在树下乘凉，儿童们在一旁欢笑嬉戏。

正午时分，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人们的热情却更加高涨。有的拿起水管冲洗地面，有的赶着石碾平整土地，大家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，忘却了疲劳。

母亲和大娘在打麦场的东北边架起三角铁炉，熬起了一锅绿豆汤。又搭起临时案板，母亲与大娘、二婶、姑姑一起忙碌，母亲是主角，大娘打下手，她们配合默

契，为大家准备着一顿丰盛的美食。

绿豆汤熬好了，淡淡的清香在炎炎夏日中带来一丝凉意。五叔买来了几捆啤酒和猪头肉小菜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喝着冰镇啤酒，大口吃着猪头肉，四叔讲起了故事和笑话，女人们则喝着本地特产的水蜜桃汽水，仿佛忘记了一天的劳累。父亲吹起了横笛，那悠扬的旋律让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。

母亲烙的葱油饼更是让人赞不绝口，那是家乡的味道，是母亲的味道。油饼油润透亮，酥脆香甜，油而不腻，咸中带香，香中回甘，软而不散，散而不断，葱香四溢，弥漫在整个乡村。

打麦场修整好了，大家都把各自地里

的麦子割好，用草绳捆好，放到打麦场上，一家一个地方标好。不一会儿，打麦场上就堆成了山。我站在打麦场中间，欢快地跳跃，从这头跑到那头。大伯用马赶车拉来了打麦机，接上电，打麦机开始工作了。大家挨家挨户地开始打麦子。虽然身上扬满麦灰，但大家斗志昂扬。麦场上的麦垛越来越少，大家把麦子装到大伯的赶马车上，运回家中。

那年打麦场上的笑声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永远弥漫在乡村田野上，经久不息。岁月流转，人事变迁，但那些温暖的记忆，那些辛勤的汗水，那些收获的喜悦，都深深地烙印在心中，成为我永远的牵挂，永远的歌。

